

臺北中央圖書館藏

燉煌蕃文寫本佛經四卷考（注一）

吳其昱

譯文引言

此文原用法文撰著，題爲 *Quatre manuscrits bouddhique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centrale de Tâipei*, par Wu Chi-yu。收入「吐蕃研究——拉露教授紀念論文集」*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頁五六七至五七一。此論文集由法京「高級研究實習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教授麥克端納夫人 Madame A. Macdonald 等編輯及撰文，共收有關吐蕃及佛教論文二十一篇，都五七五頁。一九七一年法國 A. Maisonneuve, 11, rue saint sulpice, Paris(6^e)發行。

作者因應友人之請，由法譯漢。除改正原文誤印外，譯文大致照舊。惟新增無量壽宗要經陀羅尼梵蕃漢本對照表。又於七五四七號卷子記述中加引蕃本大般若經第四編第三十一卷首句。又注七，十一，十二亦有增補。惜以匆匆未能從容增訂，尚望海內外方家不吝補正爲幸。蕃文羅馬拼音概以伯希和 Pelliot 式爲準（參拉露「古典蕃文初級手冊」M. Lalou, Manuel élémentaire de tibétain classique, 一九五〇巴黎）。但引別人所用拼音時，則不加更動。

此文撰著時，先承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潘重規先生一再惠賜照片及顯微膠卷。後又一再慫恿漢譯，並在港代洽刊佈諸事。至深感謝。又承巴黎編輯人麥克端納夫人及發行人 J. Maisonneuve 分別惠允作者漢譯，均此誌謝。

作者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識於法京

臺北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中（註二）有四號爲吐蕃文佛經，其編號爲七五二一、七五五〇、七五四九及七五四七（參注十一）。茲據此四卷照片記述如下：

一、敦煌卷子七五二一號

蕃本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此卷由楮紙三紙黏接而成，有烏絲欄，分作六頁。蕃文「正體」dbu-can，墨書。前五頁每頁有字二十一行，第六頁僅有字十七行，六頁共有字一百三十二行。其中最後一行爲抄者後記。每行蕃字由左至右橫行，行與行間之次序則由上至下，各頁次序由左至右，

經文首書梵題（第一頁第一行）

a pa ri mi ta a yur na ma ma ha ya na su tra

（Aparimitāyur-nāma-mahā-yāna-sūtra）

「無量壽大乘經」

蕃文經題書於梵題之下（第二行）及經文之末（第六頁第十六行）：

Che dpag tu myed pa źes bya ba theg pa čhen po 'i mdo

（Che dpag-tu med-pa źes-bya-ba theg-pa čhen-po 'i mdo）

「無量壽大乘經」

最後一行（第六頁第十七行）爲抄者後記：

（Koñ che ?）gis bris 「（Koñ-che ?）（註三）書寫。」

此行開始處有方形印文一，以致蕃文字跡不易認清，似爲Koñ che二字。

此印文分三層：中層有佛像三座，上下層均有文字，不甚清楚，似是梵文。印中佛像上下方向與蕃文字母上下相反（註四）

此經見於蕃文大藏甘殊爾秘密部北京本第十六筴ba第二四三葉下第六行至第二四九葉上第五行。又此經別本見於同筴第二四九葉上第五行至第二五四葉上第二行；一九五五至一九六一年東京影北京本第三六一及三六二號，第七冊，第三〇一頁第四葉第六行至第三〇三頁第五葉第五行；別本見同冊第三〇三頁第五葉第五行至第三〇五頁第五葉第二行。敦煌本與第三六二號別本較近似。

一九二六年前後，日本福田精齋印行其西藏古寫經於東京，其中曾收入此經蕃文寫本影印本（未見）。

一九一六年 R. Hoernle 刊行其所編「新疆佛教文獻寫本遺文」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第一冊於牛津（一九七〇年荷蘭有重印本）。書中頁二八九至三二九爲挪威 Sten Konow 考釋之于闐文梵文蕃文及英譯本無量壽宗要經，文中 Konow 曾據倫敦藏蕃文寫本二種及蕃藏本刊佈其蕃文羅馬字本無量壽宗要經（註五）。

今將台北藏蕃文寫本及 Konow 刊蕃本無量壽宗要經重要異點比較如下：

甲、七五二一、七五五〇及七五四九各寫本均缺 Konow 本第八至十一節，十九節、三十一節。乙、七五二一、七五五〇及七五四九各寫本中之陀羅尼與燉煌漢本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相似，均較 Konow 本多十六音節：tad（或作 ṭad）dya（或作 thya）tha（在 ta tha ga ta ya 之後）…ga ga ha sa mu dga'te sva bha bha bi çud dhe（七五二一作 de）參附錄。丙、七五五〇及七五四九號寫本中之陀羅尼共重複二十四次，七五二一號寫本陀羅尼只重複二十三次，其第三十節中缺陀羅尼一次。

此經漢譯本及與此經有關係之漢文經典如下：大正新修大藏經（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東京第一版，以下簡稱大正藏）第十九冊第九三六號經：大乘無量壽（宗要）經一卷，據燉煌本刊，失譯人名（約譯於七八〇至八五〇年間）；第九三七號經：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宋法天譯（九七三年譯），參大正藏第二十一冊第一三八九號無量壽大智陀羅尼一卷（只有陀羅尼七行零二字）宋法賢譯（九八五年法天改名法賢），又大正藏第十九冊第一〇〇〇號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一卷，唐不空譯，頁五九六中第十七至二十七行爲無量壽命決定如來真言及儀軌，此段真言最簡短，當是最早之本。

附錄 無量壽宗要經陀羅尼梵蕃漢本對照表

梵本及漢譯大致據 Konow 及 Walleser（參註五）刊本及其英文德文譯文；蕃本據七五二一、七五五〇及七五四九號燉煌寫本；漢音本據大正藏第十九冊第九三六號無量壽宗要經及巴黎藏燉煌寫本。漢譯儘量保持梵本原來字序。此表以台北藏蕃本陀羅尼爲主，梵本較繁，其不見於此三號蕃本者均省去，以「…」示之，漢音本陀羅尼稍欠精確，疑是抄者之誤，茲亦仍之。

梵 ॥ namo bhagavate aparimitāyur-jñāna-suviniśeita……

蕃 ॥ na-mo ba-ga-ba-te a-pa-ri-myi-ta-a-yu gñā'-na su-bi-ni-çci-ta…

- 漢音 || 南謨 薄伽勃底一 阿波喇蜜哆二 阿喻訖硯娜三 須毗伽悉指陀四
- 漢義 || 皈依 世尊 無量壽 智 決定
- 梵 || rājāya. tathāgātāya ...tadyathā, ...oṃ sarva-saṃ skāra-parīśudha
- 蕃 || raja-ya ta-tha-ga-ta-ya tad-thya-tha ṃo sarba-saṃ-ska-ra-pa-ri-śud-dha
- 漢音 || 囉佐耶五 怛他羯他耶六 怛姪他 唵七 薩婆桑悉迦囉八 鉢利輸底九
- 漢義 || 王 如來 咒曰 唵 一切行 所清淨
- 梵 || dharmate gagana-samudgate svabhava-viśudhe
- 蕃 || dhar-ma-te ga-ga-na sa-mud-ga-te sva-bha-bha bi-ṣud-dhe
- 漢音 || 達磨底十 迦迦娜十一 莎某特迦底十二 薩婆婆 毗輸底十三
- 漢義 || 之法性 虛空 上達 自性 清淨
- 梵 || mahānaya-parivāre svāhā
- 蕃 || ma-ha-na-ya pa-ri-ba-re sva-ha'
- 漢音 || 摩訶娜耶十四 波利婆唎 莎訶
- 漢義 || 大 智 所圍繞 莎訶

二、燉煌卷子七五五〇號

三、燉煌卷子七五四九號

蕃本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七五五〇號卷子，楮紙一紙，有烏絲欄，分爲二頁：第一頁有字十七行，第二頁十八行。七五四九號卷子，楮紙二紙，有烏絲欄，分爲六頁：前五頁各有字十八行，第六頁有字五行。二卷共八頁，經文一百二十八行，題記二行。

二卷經文相接恰成全本，七五五〇號卷子爲經文前段，七五四九號卷子適爲其所缺之後段。二卷蕃文均正體墨書，筆跡相同，似爲同一人所抄，原當爲同卷。

七五五〇號卷子文首（第一行）爲梵文經題：

a pa ri myi tha a yu na ma ma ha na ya na su tra (Aparimitāyur nāma mahāyāna sūtra)

蕃文經題始於七五五〇號卷子第一頁第三行，又重見於經文之末（七五四九號卷子

第六頁第三行)

che dpag tu myed pa zes bya ba theg pa čhen po 'i mdo (che dpag-tu med-pa zes-bya-ba theg-pa čhen-po'i mdo)

此經各刊本舉見上文，茲不復贅。

抄者校者姓名列於經文之後（依次見末頁第六行第九行）：

je'u, brtan koñ bris

ban de phab jan zus phab čī yañ zus dpal mčhog sum zus

即：je'u brtan-koñ書寫（註六）

比丘 phab-jañ（法藏？）〔初〕校（註七） phab-čī（法濟？）再校（註七）

dpal-mčhog 三校

四、燉煌卷子七五四七號

蓋本大般若經第四編第三十一卷之首段。

楮紙一紙，有烏絲欄，分爲二頁，各頁有字十五行。蓋文正體（dbu-čan）墨書。

首爲蓋文題（第一頁第一至二行）

çes rab gyi pha rol tu phyind pa stoñ phrag brgya' pa dum bu bži pa
bam po sum ču gčig go (çes-rab-kyi pha-rol-tu phyin-pa stoñ-phrag-brgya-
pa, dum-bu bži-pa, bam-po sum-ču-gčig-go)

「百千頌般若波羅密多，第四編（dum-bu），第三十一卷（bam-po）」即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玄奘譯本，卷三五四之一部）（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註八）

首句：gsold pa bcom ldand 'd'as ji lags çes rab gyi pha rold tu phyind pa
çes rab gyi pha rol tu phyind pa dañ ma bral ba lags sam (gsol-pa bcom-
ldan-'das ji lags, çes-rab-kyi pha-rol-tu phyin-pa, çes-rab-kyi pha-rol-tu
phyin-pa dañ, ma bral-ba lags-sam)（第三至四行，經題與首句間空一行不計）

「（時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密多於般若波羅密多，爲遠離爲不遠離？」（玄奘譯文）

末句：dbañ po lña dbañ po rnams ma bral ba lags sam (dbañ-po lña

dbañ-po-rnams 【dañ】（註九）ma bral-ba lags-sam）

「…五根…於…（五根）爲遠離爲不遠離？」（玄奘譯文）

此卷經文見蕃藏甘殊爾般若部北京版第三十七筭 ċi 第二五六卷(bam-po)第二六七葉上，第四行至同葉下第六行；東京影北京本第七三〇號第十七冊第七十一頁第二葉第四行至第三葉第六行（註十）大般若經蕃本。譯者爲 Jinamitra, Surendrabodhi 及 Ye-ces-sde 見那塘 Snar-thañ 版蕃藏甘殊爾般若部第二十五筭 na 大般若經第三〇三卷第五三六葉上第五行後記。北京版蕃藏缺此經譯人名。

此卷蕃文相當於玄奘譯（六六〇至六六三年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三五四初分多問不二品第六十一之四，大正藏第二二〇號第六冊第八二一頁中第五至二十七行（註十一）。

以上燉煌蕃文寫本四卷，計抄佛經二種，皆燉煌漢蕃文寫本中較常見之佛經。其中無量壽宗要經爲晚期佛教密宗經文，頗受民間巫術影響。九世紀前後，在河西燉煌一帶尤爲流行，除梵漢蕃三本外，又有于闐回鶻西夏蒙古滿洲文本（註十二）。此四卷之古舊拚法、字體、書法以及抄者校者之姓名，似爲古寫真本之證。燉煌蕃文寫本一般均代表現存蕃文最古之文獻，其對吐蕃語言歷史宗教研究之重要，固不待言也！

注

- （一）一九六八年夏，承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教授潘重規先生惠贈燉煌蕃文佛經寫本四卷之照片，當時得據以研讀。數日後，曾函告初步鑒定之結果。承潘先生撮引於「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燉煌卷子題記」中，見新亞學報第八卷第二期，頁三二七至三七三，引文見頁三五〇至三五二，一九六八年八月香港新亞書院印行。今其呈此文大致根據一九六八年夏之鑒定，惟稍加詳細。值茲刊佈之際，謹對潘先生厚誼敬致謝忱。又研讀七五四八號卷子時，曾向藏族友人 Nagdbañ grags-pa 先生質疑問難。多承殷殷解答。於此並致謝意。
- （二）據上引潘先生文及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蔣復璁氏序，知台北中央圖書館所藏燉煌寫本共一百五十餘卷，多爲抗戰時及戰後在上海香港所購，原爲李盛鐸葉恭綽二氏所藏。

- (三) Koñ-ce 一名又見巴黎圖書館伯希和蕃文寫本第九八八，九九二號，又有 de'u koñ-che 見一四二九號，Koñ-che 見九八七號，均巴黎藏本。三名似屬一人。參拉露 M. Lalou「(巴黎) 國立圖書館藏敦煌蕃文寫本目錄」(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第二冊，第 VII 頁，一九五〇巴黎。又法藏蕃文寫本一四二九號，第三五九葉下有抄寫人 Koñ-ce 及校勘人 Phab-ja i 參台北藏敦煌寫本七五四九號，二人當是同時人。
- (四) 第六頁有景印本，見上引潘先生文圖版第十。
- (五) 一九一六年尚有其他二種有關此經之著作刊行：一、Max Walleser, Aparimitāyur-jñāna-nāma-mahāyāna-sūtram, Nach einer nepalesischen Sanskrit-Handschrift mit der tibetischen und chinesischen Version 無量壽智大乘經據尼泊爾梵文寫本及蕃文漢文本刊，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Jahrgang 1916, 12. Abhandlung, Heidelberg, 1916。二、池田澄達，梵本アパリミターニル陀羅尼經校合，宗教研究（舊輯）I-3，一九一六年東京，頁五四九至五六四。關於此經漢本，參矢吹慶輝，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研究，見鳴沙餘韻解說第二部，頁一三九至一五五，一九三三年東京，又鳴沙餘韻圖版六十八影敦煌本，一九三〇年東京。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吐蕃文寫本九九九號記 Khricug-lde-brcan（八一五至八三八前後在位），施無量壽宗要經漢本一百三十五部，蕃本四百八十部，參拉露教授編國立圖書館藏敦煌吐蕃文寫本目錄第二冊，第九九九號，及其乞黎悉籠納贊（七五五至七九七在位）朝之（蕃文）佛典Les textes bouddhiques au temps du roi khri-sroñ-lde-bcan，見一九五三年巴黎亞洲學報三一三至三五三，第三五〇及三八一號佛典爲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又參（一）石濱純太郎、芳村修基：無量壽宗要經とその諸寫本一西紀八二二年を示す寫本の基準，見西域文化研究第一冊，頁二一六至二一九，一九五八年京都。（二）藤枝晃氏吐蕃支配期 敦煌，見京都東方學報第三十一冊（一九六一）頁一九九至二九二。（三）藤枝晃及上山大峻二氏，エベツト譯「無量壽宗要經」の敦煌寫本，

見天理圖書館報 *Bibliotheca Biblica* 第二十三號（一九六二）頁三四五至三五六。

- (六) *je'u brtan-kon* 一名又見法京藏蕃文寫本第一六二九及一九四四號，參上引拉露氏目錄，第三冊第一〇八頁，一七一頁，一九六一年巴黎刊。又 [B] *rtan-Kon* 見於倫敦前印度局圖書館藏蕃文寫本，參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編「印度局圖書館藏敦煌蕃文寫本目錄」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第四十一頁第一〇七號，一九六二牛津版。

- (七) *Phab-jañ*, *Phab-či* 及 *Dpal-mchog* 諸名又見倫敦藏敦煌蕃文寫本 ch. 87 Xlllb, ch. 87 Xllld (蕃本無量壽宗要經) 參上引 *L. de la Vallée Poussin* 目錄，頁一〇一，第三一〇號。*Phab-jañ* 一名亦常見於巴黎藏敦煌蕃文寫本第一三二二，一四〇三，一四〇四，一四二四，一四二九，一四三七，一四三八等號，參拉露氏目錄第三冊，頁十七，四五至四六，五三，五六至五七及倫敦藏本，參 *L. de la Vallée Poussin* 目錄，頁四〇第一〇四號，ka 519, 527, 533, za 47, 頁四一第一〇七號

Phab-či 疑是法濟（音值據一九三三上海版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所引漢藏對音資料及其所擬音系而鑒定。無現成字者，則據廣韻反切推擬。注十一亦同。參頁五九「法」páb，一七二至一七四「藏」dzán）。英藏維摩詰經後記有「申年四月五日比丘法濟共福勝點勘了」〔參英藏敦煌寫本目錄 *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G(iles) 3363 (S4153)*〕二、英藏大般若經卷一後記有「僧法濟勘了」〔*G4 (S3755)*〕三、英藏大般若經第二〇三卷後記有「法濟校」〔*G203 (S444)*〕四、巴黎藏大般若經卷一一九後記有「法濟第二校」（參巴黎藏敦煌寫本目錄 *Jacques Gernet et Wu Chiyu 吳其昱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uang*, 第一冊 No. 2112, 一九七〇巴黎刊）五、北京藏大般若經敦煌寫本淡三十三「比丘法濟勘了安頌寫」（參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上輯頁一上，一九三七上海）

Phab-jañ 疑是法藏（非賢首法師）英藏大乘起信論疏卷一後記有「僧法藏

書記」[G5779 (S2675)]

- (八) 一九〇二至一九一四年 Pratāpacandra Ghoṣa 曾刊佈大般若經梵本十九冊於印度加爾各答。所刊僅全文一小部分，相當於玄奘譯本（初分四百卷）卷一至六十三。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五年 P. Ghoṣa 曾先刊蕃本大般若經三冊於加爾各答，列爲「天竺叢書」Bibliotheca Indica 第一一五號，其他有關文獻參 E. Conze「般若文獻」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一九六〇荷蘭海牙。

關於蕃本大般若經譯人問題，參拉露氏「大般若經蕃本」La version tibétaine des Prajñāpāramitā，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 vol. 214（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九月）頁八七至一〇二，尤其是頁九一。

- (九) dbaṅ-po-nrams 後應加 daṅ，根據如下：一、巴黎藏伯希和燉煌蕃文寫本一四〇五號（大般若經）第二一一葉上第十行；二、又巴黎藏燉煌蕃文寫本第一四二二號（大般若經）第二一二葉上，第九行；三、蕃文大藏北京版甘殊爾第三十七筴^{ḥi}般若部大般若經，第二六七葉下第六行，東京影本第七三〇號第十七冊，第七十一頁第三葉第六行，以上三處均有 daṅ 字

- (十) 蕃本大般若經燉煌寫本分卷與北京版蕃文大藏本分卷有異，後者分三百卷(bam-po) 燉煌寫本先分四編(dum-bu)每編當各分七十五卷(bam-po)（巴黎藏大般若經梵本亦分四編，參 J. Filliozat 教授編梵書目錄 catalogue du fonds sanskrit nos. 116-131一九四一巴黎刊）拉露教授已在燉煌蕃文寫本中尋出此經蕃本第一編現存最後一卷爲第七十五卷，第二編爲第七十四卷，第三編爲第七十五卷，第四編爲第六十三卷（參一、拉露「燉煌秘藏蕃文寫本百千頌般若經」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la 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cachés à Touen-houang, 亞洲學報 Journal asiatique 第二五二冊（一九六四年）第四分冊，頁四七九至四八六。二、R. O. Meisezahl「白爾尼歷史博物院藏蕃文般若經」Tibetische Prajñāpāramitā-Texte im Bernischen Historischen Museum 一九六四年哥本哈根）第二編第七十五卷雖未尋得，但不必卽爲原未存在之證據。臺北藏七五四七號燉煌卷子蕃本大般若經卷次與北京本蕃文大藏中此經卷次之相應關係，即可指示第二編原有第七十五卷。經過初步觀察後，於此建議一蕃本大

般若經二本卷第相應公式如下，以便計算。

$$75(d - 1) + b = p$$

d 爲敦煌蕃文寫本中大般若經「編」次，b 爲卷次，p 爲北京版蕃藏本大般若經卷次，茲舉二例計算如下：

例如已知臺北藏卷子七五四七號爲蕃本大般若經第四編第三十一卷，代入公式即得北京本蕃藏大般若經卷次：

$$75(4 - 1) + 31 = 256$$

又如已知北京本蕃藏大般若經卷次，求敦煌本編次卷次公式，可寫成

$$\frac{p}{75} = d - 1 + \frac{b}{75}$$

換言之 $\frac{p}{75}$ 之商數加一等於敦煌本編次，餘數等於卷次，例如已知北京刊蕃藏本大般若經第二五六卷，則敦煌本編次卷次爲

$$\frac{256}{75} = 4 - 1 + \frac{31}{75}$$

即商數爲三，餘數爲三十一，亦即敦煌本爲第四編第三十一卷。

- (十一) 前引潘重規先生文發表後，得悉臺北中央圖書館尚藏有第五種蕃文卷子即敦煌寫本七五四八號，共楮紙七紙，一面爲蕃文（書於前五紙），一面爲漢文大乘稻芊經隨聽疏，爲九世紀蕃國大德法成講釋稻芊經時聽講僧人之筆錄，起「言位菩提者」迄「經彼地界亦」，已收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冊第二七八二號。此卷疏文相當於大正藏八十五冊，頁五四九上第八行至五五二下第十三行部分。後又承潘先生高誼惠贈此卷蕃文部分照片及顯微膠卷，此卷蕃文爲行書 dbu-med 寫於前五紙，每行蕃字由左至右橫行，各行次序由上至下（與反面漢字各行平行）不分頁，共一八三行。經初步研讀，知其內容爲寅年敦煌地區之賬目，吐蕃佔領河西期間之社會經濟史料也，其中不乏有裨考證之地名人名，自宜另作專題研究。

茲舉地名二則爲例 ston-sor 漢名作悉（或作思）董（或作東）薩 rgod-sar 漢名作紇（或作阿）骨薩。（參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頁六〇「骨」kur 「

薩」 sar, 頁五七「東」 ton.) 二地爲中唐時吐蕃佔領河西期間燉煌地區之「部落」, 紇骨薩見燉煌漢文寫本伯希和二六八六號普光寺戶借麥契 (三)。又有阿骨薩見史坦因一四七五號靈圖寺貸麥契第六種及第十種文件, 悉董薩則見於史坦因六八二九號永康寺貸麥契, 悉東薩見北京藏鹹字五九號僧慈燈雇工造佛堂契。又有思董薩見伯希和二五〇二號寅年借麥契, 以上各文件均收入「燉煌資料」第一輯頁三八九、三九二、三九六; 三五五、三三五、三五三、一九六一年北京版。

上例中漢音指示中唐時蕃語前加成分亦讀出, 至少前二例如此。

參下列各書: 一、F. W. Thomas 「有關新疆之蕃文文獻」 Tibetan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 p. 40, 59, 60, 68, 70, 83, 316, 一九五一年倫敦書中謂 ston-sar 在于闐地區疑有誤。二、J. Bacot & F. W. Thomas,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 一九四〇巴黎 P. 56, 63, 69。三、戴密微先生 Paul Demiéville 「邏些宗教會議」 Le concile de Lhasa 一九五二年巴黎刊頁二六六注 (此書爲燉煌寫本伯希和二六四六號「頓悟大乘政理決」之研究, 法譯並有極精博之注釋, 附寫本影印本)。四、R. A. Stein 「吐蕃文化」 La civilisation tibétaine 一九六二年巴黎, 頁八五。五、同人「吐蕃舊史小識二則」 Deux notules d'histoire ancienne du Tibet, 見「亞洲學報」二五一冊 (一九六三) 頁三二七至三三〇。六、G. Urai 「關於蕃語 rgod-g-yuñ」 A propos du tibétain rgod-g-yuñ 「吐蕃研究——拉露教授紀念論文集」 頁五五三至五五六。

(十二)一、此經有于闐文本刊本數種, 舉例如下:

甲、上引 Konow 文所附圖版十四至十七爲于闐文影印本。

乙、H. W. Bailey 「于闐文佛典」 (羅馬字本) Khotanese Buddhist Texts, 頁九四至一百, 一九五一年倫敦。

此經其他文譯本:

二、回鶻文殘本: W. Radlov & S. Malov, 「回鶻遺文」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一九二八年列寧格勒, 頁一四八至一五一殘葉第八十九號, 存

三十五行，相當於漢本無量壽宗要經，大正藏本第十九冊第九三六號，頁八四中第二十九行至同頁下第十五行，又大正四年（一九一五）東京國華社版香川默識「西域考古圖譜」，第二冊西域語文書，圖版二十三圖(一)及(二)及一九二八年牛津印行之司坦因 A. Stein「亞洲腹地」Innermost Asia 第三冊圖版一二五均有回鶻文此經印本殘葉之影印本。

三、西夏文譯本，蘇聯列寧格勒東方學院（前亞洲人民學院）圖書館或藏有此經西夏文本，一九六三年莫斯科出版 Z. I. Gorbačeva 及 E. I. Kyčanov 編頁二八第三四二號(?)「西夏文寫本刻本目錄」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雖有經名，易與他經相混，須核對經文始可斷定。一九七一年新德里影印 E. Grinstead 編「西夏文藏經」The Tangut Tripitaka 收佛經約五十種，九冊共二二四九頁，此經不在內，聞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有此經西夏文譯本殘葉，參西田龍雄教授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東京版西夏語之研究，第二冊，頁三〇二。

四、蒙古文本：蒙文大藏經甘殊爾北京版（巴黎藏本）秘密部 dandr-a 第十五筭ba，葉三一九下第十九行至葉三二七上第十三行，又別本同筭葉三二七上第十四行至葉三三三上第三十一行，蒙文經題作 qutuγ-tu čaylasi ügei nasun kiged belge bilig-tü neretü yeke kölgen sudur 參 L. Ligeti「蒙文甘殊爾印本目錄」catalogue du Kanjur imprimé 一九四二年匈京 Budapest 版頁九十一第三六六，三六七號，又 F. A. Bischoff「甘殊爾及其（經）後記」Der Kanjur und seine Kolophone 第一冊，頁一七〇至一七一第三六六，三六七號，一九六八年美國 Bloomington, Indiana.

五、滿洲文本：滿文大藏經，清高宗自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起，特開清字經館翻譯大藏經。命章嘉國師（註甲）董其事。並依章嘉奏擬，令將漢文大藏中原爲印度撰集之經律，汰其重複，譯爲清字。（註乙）。至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全部完成（註丙）。共翻譯經律七一四種，分裝一百八函，所譯經目詳見衛藏通志卷十六。（註丁）清字藏並有刊本。似是隨譯隨刊，乾隆末年，當已刊竣（註戊）。今熱河等處或仍有藏本，日本前東京帝國大學於一九〇五年自奉天黃寺將去滿文大藏刊本一部，惜於一九二三年東京大

地震時損失過半。又按御譯大藏經目錄（參註丁），僅有宋法天所譯「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之滿譯（註己）。惟秘殿珠林（註庚）卷二十四著錄「無量壽智經」多本，如頁十八下即有「素箋本滿洲西域字無量壽智經四本」，當是據蕃藏本譯滿別行之本（註辛）。

（註甲）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第十五世，實二世）章嘉呼圖克圖，蕃文作 lcañ-skyā khutukhtu Rol-pa'i rdo-rje ye-śes thub-pa'i bsod-nams dpal-bzañ-po(thub-pa'i bsod-nams 亦作 bstan-pa'i sgron-me) (1717-1786)參望月信亨佛教大辭典第八冊第一二三頁中至一二五頁上六代章嘉世系及略傳及所附中文參考書，如妙舟之蒙藏佛教史一九三五上海佛學書局印本。蕃文十五世章嘉詳細傳記有：一、其徒「法日」Thn'u bkwan blo-bzañ chos-kyi-ñi-ma (1737-1802) 所撰 Khyab bdag-rdo-rje-sems-dpa'i-ño-bo dpal-ldan-bla-ma-dam-pa-ye-śes-bstan-pa'i-sgron-me-dpal-bzañ-po'i-rnam-par-thar-pa-mdo-tsam-brjod-pa-dge-ldan-bstan-pa'i-mdses-rgyam 可縮譯為「黃宗勝義之嚴飾」。共四八六葉。「法日」有全集行世（傳見首二冊）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間，印度德里有影印本共十冊。章嘉督譯清字大藏事，見第一冊ka第二十章頁五八七至五八八等處。傳中又謂章嘉領譯清字藏經在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至四十四年（一七七九）間。按章嘉擬定譯藏計劃之工作，始於乾隆三十七年，因次年二月十五日，清高宗即採用其奏擬，故「法日」之記載與清高宗實錄年月（參註乙）亦合也。此條承藏族友人 S. G. karmay (mkhar-rme'u bsam-gtan rgyal-mchan) 博士檢示，附此誌謝。二、章嘉同時人 Chu-bzañ-pa Nag-dbañ-thub-bstan-dbañ-phyug 亦為撰一詳傳，題作 rdo-rje-'cha i-lcañ-skyā-rol-pa'i-rdo-rje-ye-śes-bstan-pa'i-sgron-me-dpal-bzañ-po'i-rnam-par-thar-pa-dad-pa'i-padma-rnam-par-'byed-pa-ñi-ma'i-'od-zer 可縮譯作「日下信蓮開」，共一五一葉，舊有北京刻本，參 A. I. Vostrikov, 「蕃文史籍」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H. C. Gupta英譯本，一九七〇加爾各答版頁九七及注三〇八至三一—（一九六二年莫斯科版俄文原本 Tibetskaja istoričeskaja literatura 頁七四及頁二一一至二一二注三〇八至三一—）。

十五世章嘉著有第七世達賴喇嘛傳（蕃文），見山口瑞鳳氏編「東方文庫藏蕃文史籍目錄」Catalogue of The Toyo Bunko Collection of Tibetan Works on History

頁三七第九八至一〇七〇號，一九七〇東京版。

(註乙) 參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九二六頁三十二上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月甲戌諭，一九六四年台北本；又見王先謙東華續錄乾隆（朝第）七十七，頁八下至九上，光緒丁亥（一八八七）廣百宋齋本。

(註丙) 參衛藏通志卷首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御製清文翻譯大藏經序，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漸西村舍本。

(註丁) 衛藏通志卷十六有御譯（清文）大藏經目錄。北京版藏目錄附蒙滿漢譯本，原分見一〇七筴及三三二筴。今合見東京影本第一五一冊，頁三〇至五〇，二一四至三〇二。

(註戊) 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四，頁二十上至下，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五月壬辰條，謂是月十一日西華門內清茶房外果房失火，延燒樂器經卷及經板中提及「所有大般若二般若等經曾經各刷十分頒發盛京前後藏供奉…」「二般若經」一語見衛藏通志卷十六御譯（清文）大藏經目，因之此處經板當係滿文大藏經板。

(註己) 衛藏通志卷十六，頁十八上。

(註庚) 上海有正書局版無印行年月，約在一九二八前。

(註辛) 餘參石濱純太郎「敦煌古書雜考」之四「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及「無量壽宗要經考補」，依次見東京刊東洋學報第十五卷第四號（一九二六年七月）頁五二二至五二四及第十六卷第二號（一九二七年七月）頁二二三至二三一。又參石濱純太郎芳村修基無量壽宗要經とその諸寫本——西紀八二二年を示す寫本の基準。見西域文化研究第一冊，頁二二六至二一九，一九五八年京都。